

客語「會」麼个

——臺灣客語「會」的情態語義及體貌意義

江敏華 [Min-hua Chiang]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本文探討臺灣客語「會 (voi5/6)」的情態語義及體貌意義。客語「會 (voi5/6)」的情態語義分為「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參與者外在情態」與「認識情態」三大類。臺灣客語的「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包括恆常能力、潛在屬性、高質能力及慣常傾向；本文指出客語「會」參與者內在的動力情態已有語義高度泛化的用法，可以無生物為主語，具有演變為認識情態的條件。參與者外在的動力情態為包括慣常意義在內的條件必然，但並無「條件可能」或根源可能義。認識情態的典型用法屬於強度較高的「認識蓋然」，此外還發展出「會+狀態動詞」和「會V得」這兩種主觀化程度更高、但並不具推測意義的認識情態。「會」也從認識蓋然的「未然」特性發展出體貌意義，為其他漢語方言「會」的用法中少見的「近將然體」。本文在前人基礎上以客語語料修正「會」的語義演變路徑，提出慣常傾向及潛在屬性在語法化為認識情態上的關鍵地位，並解釋「會」的能力義與情態特點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會、客語、動力情態、認識情態、未然

1. 前言

語言學中的「情態」(modality)主要是一個語義層次的範疇，多數學者認同 Lyons (1977: 452, 878) 所指出的特徵，即說話者「對句子的命題內容所抱持的觀點或態度」，其中牽涉到傳統邏輯模態研究中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或必要性 (necessity) 的邏輯概念。涉及情態的概念包括數種不同的語義類型，Palmer (1990[1979]) 將之劃分為認識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道義情態 (deontic modality，或稱義務情態) 和動力情態 (dynamic modality) 三大類，是學者經常援用的分類，其他分類模式大致以這個為基礎做分合增減。例如，Palmer (1990[1979]: 37) 在動力情態之下另立「中立/條件 (neutral/circumstantial)」情態的次類，主要表達客觀情況下的可能性或必要性，與表能力和意志的主語取向 (subject-oriented) 情態相對。有些學者將認識情態之外的情態分為施事者指向 (agent-oriented) 情態和說話者指向 (speaker-oriented) 情態 (Bybee 1985; Bybee et al. 1994)，

或是分為「參與者內在情態」(participant-internal modality)和「參與者外在情態」(participant-external modality)(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非認識情態在傳統情態分類中有「根源情態」(root modality)的名稱，大致包括道義情態及動力情態，與認識情態相對，這是由於根源情態屬於命題內的意義。Palmer (2001[1986])進一步將情態分為命題情態(propositional modality)和事件情態(event modality)兩大類，前者包括認識情態及示證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都屬於命題之外的成分；後者則包含道義情態和動力情態。事件情態的設立呼應傳統情態分類中的根源情態。

自然語言中經常使用同一個情態詞來表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情態意義，不同情態詞的多義性也往往表現出跨語言/方言的平行性。Bybee et al. (1994)便根據跨語言的語料探討情態的來源義及其歷時發展，歸納出幾種常見的演變模式，使情態研究同時具有歷時語法化演變及跨語言共性探討的意義。其中「能力(ability)>根源可能(root possibility)>認識可能(epistemic possibility)」的演變路徑，以及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在其基礎上建構出來的「參與者內在能力>參與者外可能性>認識可能」的語義地圖模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力，在情態概念的研究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在情態詞中，「會」是現代漢語語義最豐富的多義情態詞之一。儘管情態詞的多義性及其語義演變路徑往往表現出跨語言/方言的一致性，「能願動詞」(相當於本文所稱之「情態動詞」)在對外華語教學中始終是個難點，其中「會」又是難中之難，顯示多義情態詞的語義發展在不同語言中所展現出來的「個性」也不容忽視。西方情態語義研究大量仰賴印歐語系語言的材料，未能概括漢語系語言的現象，范曉蕾(2011; 2016)已經有所討論。在漢語內部，古漢語及現代漢語有關「會」的討論相當多(參湯廷池 1976; 呂叔湘 1980; 劉月華等 2001; 楊秀芳 2001; 傅書靈、祝建軍 2004; 蔣紹愚 2007; 王鵬、馬貝加 2011等)，漢語方言¹中，各大方言相當於共通語²「會」的形式也展現出不同的情態用法，其中閩南語有較多的研究成果(參于嗣宜 2007; 黃育正 2007; 許婷婷 2013; 連金發 2013; 郭維茹 2014等)，在南北官話、吳語、粵語、贛語中也已有跨方言的比較討論(參范曉蕾 2011; 2016)，顯示它們在不同的方言間具有若干差異，而南方漢語

¹ 漢語研究中「方言」一詞雖然經常與 dialect 互譯，但嚴格來說二者並不等值。「dialect」一詞通常是社會語言學中與「language」相對的概念，這種概念的「dialect」中文較接近的術語是「腔調」或「口音」。但漢語研究中所稱的「方言」則是歷史語言學譜系分類中的一個定位，也就是漢藏語系語言中漢語族的下位分支，可以分為官話、吳語、閩語、客語、粵語等不同的大方言群，個別的漢語方言則是這些大方言群的再下位分支。所有的漢語方言其實也都是不同的語言。

² 在本文中，「現代漢語共通語」意指具有通語(koiné)性質的官話方言，也就是一般英語文獻中所稱的 Mandarin。

方言「會」的用法普遍較為廣泛的特點也因而彰顯出來。然而在客語的研究中，「會」的表現尚未有完整的分析，以致尚無法與相關文獻有所對話。本文將致力於填補這個缺口。

古漢語、現代漢語共通語及漢語方言的討論較少提到「會」的時體用法，然而在客語「會」的先行研究中，Hashimoto (1973) 和遠藤雅裕 (2018) 皆提到客語「會」具有「簡單將來時」(simple future) 或「未然」的用法。可見未然義很可能是客語「會」有別於現代漢語共通語及漢語方言的特色之一。不過，客語「會」未然義用法文獻上探討的仍相當有限，學者對它的認識還有所不足，它的體貌用法與情態用法之間是否有所關聯，本文也將深入探討。

在客語「會」的用法中，我們將關注以下幾個議題。首先，在情態的用法上，它是否具有「根源可能義」或「參與者外在可能」的用法。「根源可能義」或「參與者外在可能」在目前的情態研究中多視為動力情態的「參與者內在能力」的語義泛化，是演變為認識可能義的樞紐 (Bybee et al. 1994;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現代多數漢語方言「會」兼有能力和認識可能義，但卻未見有方言的「會」可表參與者外在可能義或根源可能義，違背了語義地圖的連續性假設 (范曉蕾 2016: 199–200)。范曉蕾 (2016) 為此提出「條件必然」作為可能義和認識可能義的中間關聯路徑。然而，劉英享 (2000) 和遠藤雅裕 (2018) 這兩份以客語為主的研究卻分別指出東勢客語和海陸客語的「會」具有根源可能義和條件可能義。那麼，是客語的「會」在情態語義的表現上展現出獨特的一面、能夠補充漢語情態演變路徑中失落的拼圖嗎？如果客語「會」與其他漢語方言同樣不具「根源可能義」或「參與者外在可能」義，它的能力義和認識情態義之間是否有其他的中間階段？其次，在體貌用法上，遠藤雅裕 (2018) 首先提到海陸客語「會+靜態動詞」的用法，如「這粒柑仔會酸」，並將這種用法置於「未然」義下，認為此時的「會」表示將來的變化，屬體貌意義。本文認為這種用法的「會」所表現的語義值得更深入發掘。「會+靜態動詞」是否帶有說話者主觀的判斷？若是，它與認識情態的關係為何？這種用法應當視為情態意義還是體貌意義？第三，「會」的情態用法和體貌用法之間的關係還有深入探討的空間，許多學者都注意到認識情態的「會」通常表達將來的可能性 (呂叔湘 1980; 朱德熙 1982; 徐晶凝 2008 等)，那麼，與時體有關的「未然」用法的「會」是否從情態意義發展出來？它的語法、語意特徵與演變途徑為何，也是本文將關注的。

在方法上，有別於現有關於客語「會」的考察多僅關注單一客語腔調、諮詢單一發音人或僅考察特定文本，所見或不全面，本文探討的臺灣客語範圍包括南、北四縣及海陸、東勢（大埔）客語，各腔調均有「會（*voi5/6*）」，³ 語料來源包括個人田野調查所得及當代臺灣客語文獻，但除「會」的用法有別之處，不特別註記腔調別。文獻語料除個人自行蒐集建立者外，亦取材自中央研究院語言典藏第二期子計畫「閩客語典藏」，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團隊建置之國家型語料庫「臺灣客語語料庫（Taiwan Hakka Corpus）」。⁴ 本文將以這些語料為基礎，考察臺灣客語「會」的情態及體貌意義，探討其語法、語意特點及演變歷程，並特別關注上文所指出的三個研究議題。

本文除前言外，第二節為文獻探討，三至六節分別探討客語「會」的情態語義及體貌用法，分別為「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動力情態－參與者外在」、「認識情態」與「體貌範疇」，第七節探討客語「會」情態演變的相關問題，第八節則為結論。

2. 客語「會」相關文獻探討

有關客語「會」的語義探討，目前的研究尚不多見。據 Chappell & Lamarre (2005: 109)，基督新教組織巴色會於 1909 年所出版的客語語法書 *Kleine Hakka-Grammatik* 將「噲」（=會）的詞義分為「will」和「can」兩種用法。Hashimoto (1973) 將客語「會」分析為 ability、possibility 和 simple future 等三種用法。這是對於「會」的用法最簡明扼要的分析。從情態的觀點來看，「能力」和「可能性」（表推測）分別對應於動力情態和認識情態，「將來時」則是由情態進一步發展出來的時體意義。

臺灣的客語研究中，劉小梅 (1997) 將客語「*voi*（會）」視為肯定非真實態 (irrealis) 的「動態詞」⁵，事實上即本文所請「情態」的語法表現形式。劉小梅 (1997) 認為客語「*voi*（會）」的非真實態意義可分為評估類、行為認定類與可能類。劉英享 (2000) 是針對臺灣東勢客語的情態詞「會」作較完整研究的文獻，該文依循 Bybee et al. (1994) 的思路，將「會」分析為動力情態與認識情態（「認識可能性」）兩種，其中動力情態又分為「能力」(ability) 與「根源可能性」，並指出東勢客語「會」也具有「能力>根源可

³ 在去聲不分陰陽的四縣及大埔讀為去聲 *voi5*，去聲區分陰陽的海陸讀為陽去 *voi6*，以下不再一一注出音讀。

⁴ <https://corpus.hakka.gov.tw/#/>，語料出處前標示 THC 者，表示查詢自本語料庫。

⁵ 劉小梅 (1997) 將「modality」譯為「語態」，是語意的層次，其語法表現形式「動態 (mood)」則是文法的範疇。在其「動態文法體系」中討論了國、閩、客語真實態與非真實態的肯定與否定形式，稱為「動態詞」。

能性>認識可能性」的語義演變。若果如此，客語「會」的情態義將和其他漢語方言大不相同。劉英享（2000）歸為根源可能義的例子是一些「具有能力和認識可能歧義」的例子，如「這隻雞嫻真會生卵」（劉英享 2000：52, 73）。然而，本文認為此句是否符合根源情態的界定尚有商榷餘地。本文對此將有較詳細的討論。鄭縈（2003）對臺灣國語、閩南語與客語的情態體系做簡單的共時描述和比較，其中有關客語的部分取材自劉英享（2000），該文重點在歷史比較，客語「會」的部分著墨不多。

范曉蕾（2016: 207）提出漢語方言的「會」至少有六種功能：心智能力、認識必然、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高智能力與慣常傾向，這是目前為止對於「會」最細緻的語義分類⁶，並以「語義地圖模型」構擬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可惜在其跨方言/語言的語料中沒有提到客語。本文擬補足這塊空缺。遠藤雅裕（2018）根據蔣紹愚（2007）對漢語歷時語法的研究以及范曉蕾（2016）針對跨語言語義地圖研究的成果，對臺灣海陸客語的「會（*voi6*）」進行了田野調查及部分文本的考察。該文將海陸客語「會」的語義大致分為「能力」、「可能性」和「未然」三項，其下再依范曉蕾（2016）的語義類別進行分類和描述，研究結果指出海陸客語「會（*voi6*）」涵蓋情態範疇以及部分體貌（或時制）範疇，其中包括了數種漢語共同語所沒有的詞義，如生理能力和條件可能。遠藤雅裕（2018）也首先討論海陸客語「會+靜態動詞」的用法，以及「會」和「有」在慣常情態用法中的可替換性，是本文討論的重要基礎之一。

3. 「會（*voi5/6*）」的「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

在 Palmer (2001[1986]) 對情態的分類中，動力情態屬於事件情態。動力情態最初用來指稱表達說話者或事件參與者的能力或意願，這種能力或意願是內在於事件的主語，與外在客觀條件無關，Van der Auwera & Plungian（1998）稱為「參與者內在情態」。動力情態另有一個次類是外在於事件主語的，下一節將會討論。本文將臺灣客語「會（*voi5/6*）」屬「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的語義分為恆常能力、潛在屬性、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四類。

⁶ 范曉蕾（2020）據又將心智能力改為恆常能力，認識必然改為預測性將來，另新增認識或然義。雖有調整但內容差異不大，其中恆常能力為本文採用。

3.1 恆常能力

范曉蕾（2016）用「心智能力」界定「會」的能力義，指出「會」只能表心智能力而不能表生理能力，范曉蕾（2020）則將心智能力改為恆常能力，以涵蓋部分心智能力所無法解釋的用法，其說有理，本文遵循之。

3.1.1 心智能力

將動力情態區分為「心智能力」（mental ability）和生理能力（physical ability）是基於對英語「can」的了解。Bybee et al.（1994: 192）指出情態詞「can」來源於表示動作者的精神、知識上的「能力」的動詞，到 1300 年左右語義才擴大到表示體力方面等能力，也就是說，「can」的能力義具有「心智能力>生理能力」的演變。現代漢語共通語及漢語方言「會」所表示的能力傾向於表達動作者的潛在能力、先天能力（小孩自然或經過教育到一定年齡就學會的動作），或是經過一定訓練而得到的後天能力，這些能力大多屬心智能力，其特性是具有高穩定性，一個人天生的潛在能力，或後天學習而來的技能，不容易一夕改變。臺灣客語此用法大致與共通語相當，在語法上，「會（*voi5/6*）」所表達的事態具有通指性（generic），主語則不一定具通指性。⁷「會（*voi5/6*）」表達上述的心智能力的例子如下：

（1）細湖鴨會泅會沒，佇水竇捉魚仔當慶。[徐典]⁸

小湖鴨會游泳也會潛水，在水裡捉魚相當厲害。

（2）海外也有客人，有兜還會講客話。[THC-認證 2018]

海外也有客家人，有些還會說客語。

⁷ 「通指」意謂所指涉的對象為一整個「類」（class）而非單個個體，也稱為「類指」。有關「會」的通指性與非通指性的區別，可參考蔣紹愚（2007: 5）。請注意這裡所說的是動作本身的通指性，而不是主語的通指性。

⁸ 為保持閱讀的順暢性，本文例句不逐字標音、釋義，疑難字詞可參閱文末之附錄「本文客語用字對照表」。例句後均以 [] 註明出處。未註明出處者為筆者田野調查所得，其他語料出處之簡稱如下：徐典=徐兆泉（2009），包括四縣與海陸腔；認證=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朗讀=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教典=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部分文獻語料之用字略有改動，儘量以教育部推薦用字為準。語料出處前標示 THC 者，表示查詢自「臺灣客語語料庫（Taiwan Hakka Corpus）」。

(3) 唱歌仔乜愛學你知無？毋係逐個人開嘴就會唱。[徐典]

唱歌也是要學的你知嗎？不是每個人開嘴就會唱歌。

客語表能力的「會」不限於人或動物，植物的潛在能力也能用「會」表達：

(4) 這頭菜瓜，會打又大隻，今年當少買青菜，全靠這頭菜瓜。[徐典]

這株絲瓜，能結絲瓜、結的絲瓜又大條，今年很少去買青菜，全靠這株絲瓜。

表能力的「會」仍具動詞性，有「曉悟」義，後面可以接名詞賓語（例（5）），但並不能產。也可單獨使用，接句末助詞「咧」（例（6））：

(5) 隔壁林屋歸屋人都當會水，俵仔還係泗水教練。

隔壁林家全家人都懂得水性，（林家的）兒子還是游泳教練。

(6) 你會㑔？-係會咧。

你會了嗎？-我會了。

表心智能力的「會」在大多數情況下可替換為「曉(hiau3)」，包括動物的先天（例（7））、後天能力（例（8）），但是植物的潛在能力則不行（例（9））。可見「曉」仍停留在原本的「曉悟、明白」之意，尚未語法化，而「會」則有相當程度的泛化，除了原有的「知」的能力外，還表示某事態能夠實現的能力。

(7) 鳥子曉飛時，差毋多就愛來出竇咧。

小鳥會飛的時候，差不多就要離巢了。

(8) 你个貓仔曉撲老鼠，係畜个毋曉。

你的貓會捉老鼠，我養的不會（捉老鼠）。

(9) *這頭菜瓜，曉打又大隻。

表達語義：這株絲瓜，能結絲瓜、結的絲瓜又大條。

3.1.2 僅限於否定式的生理能力

客語的「會」和共通語一樣，表達能力義時也有它的限制。據目前所知，客語的「會」不能用在限於體力方面的能力（例（10）），不能用來表達限於特定的時間、空間的能力（例（11）），也不能用來表達計量的動作（例（12）），這些限制便與心智能力的高穩定性和通指性有關。

（10）*阿賢哥當砸礮，恁重个箱仔佢也會扛起來！

表達語義：阿賢哥很強壯，這麼重的箱子他也扛得起來！

（11）*偌今晡日寒/冷著咧，毋會泅水。

表達語義：我今天感冒了，不能游泳。

（12）佢一分鐘*會打一百五十個字。

表達語義：他一分鐘可以打一百五十個字。

這些基於心智能力高穩定性而來的限制大多可歸為生理能力，然而客語「會」是否果真不能用於表達生理能力呢？劉英享（2000: 72）指出東勢客語「會」很難區分心智能力和生理能力，遠藤雅裕（2018）則認為海陸客語的「會」可用於表達生理能力，其例如（13-16）：

（13）佢會泅一公里。[=遠藤雅裕（2018: 53），例（19）]⁹

他能游一公里。

（14）a. 張三的英語會講到摻母語共樣流掠。[=遠藤雅裕（2018: 53），例（20）]

b. 阿三頭講英語做得講到摻母語平平流掠。

張三能把英語說到跟母語一樣流利。

（15）a. 張三目珠合落去也會開車。[=遠藤雅裕（2018: 53），例（21）]

b. 阿三牯眨等目也駛得車。

張三閉著眼睛也能開車。

⁹ 原文附國際音標，本文從略。

(16) 張三走當恁毋會定動咧。[=遠藤雅裕(2018: 53), 例(22)]

張三跑得累得不能動。

以上四句是現代漢語共通語不能用「會」、¹⁰ 而客語可以用「會」表達能力義的例子，由於一般認為現代漢語共通語的「會」表達心智能力，遠藤雅裕或以此將這四句歸為生理能力。然而仔細檢視這四個例句，事實上，根據我們的調查，例(13)似乎不是十分通順的句子，即使句子合法，語義也非常模糊。¹¹ 例(14a)雖然合法，但所表達的能力僅止於「講英語」，而非「講到摺母語共樣流掠」，要表達後者應使用(14b)。¹² 例(15)的「開車」表示一種技能，屬心智能力而非生理能力。例(13–16)在共通語中不能用「會」表達是由於它對於命題附加了特別的描述或條件，影響了能力義的通指性，¹³ 客語表能力的「會」同樣有通指性的要求，除例(15)外也不用「會」。例(15)雖然對於「開車」附加了額外的條件「閉著眼睛」，但「開車」本身仍是一個通指性的動作，「閉著眼睛開車」也是一種後天學習而來的高級通指性技能，因此可以用「會」來表達，但它還有(17b)的表達方式，說明這項技能也受部分外在情境控制。

上述例句中只有例(16)是真正表達生理能力的。根據我們的調查，客語的確可以用「會」表達生理能力，但僅限於否定式。本文認為，區別能力義能否使用「會」的並非生理能力或心智能力，主要在於能力的穩定與否，也就是本節所稱的恆常能力。生理能力容易受時間、體力等因素影響，穩定性不高，故生理能力的肯定式大多不能用「會」，但某項能力因生理因素而消失了，有可能是恆久的、穩定的，或至少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此時則可以用「毋會」。前文例(11)某人本會游泳、但因感冒而不能游泳屬生理能力造成的限制，是短暫的，此時即使否定式亦不能用「會」。例(17)因為年紀大而無行走能力，可以用「毋會」，例(18)因腳受傷而無法行走，此時就需視受傷程度決定是否用「毋會」。(18a)是一般的說法，表示暫時無法行走，但等腳傷好了之後便可以行走，此時若用(18b)來表達，似乎表示傷得很重，有好一段時間無法行走，若只是普通傷勢，則略有誇大的意味。

¹⁰ 事實上，例(15)在臺灣華語中可以用「會」表達，但以北方官話為主的普通話必須用「能」。

¹¹ 最接近而通順的例子是加上句末助詞「咧」(*le²⁴*)：「佢會泅一公里咧」，但此句並非表能力，而是指「他快要游一公里了」。

¹² 事實上，無論是「會講英語」或是「把英語講到跟母語一樣流利」都屬於心智能力而非心理能力。

¹³ 范曉蕾(2020: 96)對(14–15)在共通語中不合法的原因有更詳細的說明。

(17) 佢恁大歲數，毋會行咧。

他年紀這麼大，不能走路了。

(18) a. 阿明牯个腳跔著，行毋得路。

b. ?阿明牯个腳跔著，毋會行咧。

阿明的腳扭傷了，不能走路。

綜上所述，客語表能力義的「會」雖不限於心智能力義，但能否用於生理能力端看其是否指涉持久、穩定的能力，生理能力的否定式若符合此條件，便能以「毋會」來表達。因此，「恆常能力」更適合用來統攝「會」的能力義。

3.2 能力義的泛化——潛在屬性

動力情態表達主語的能力或意願，這種情態語義的主語最無標的形式應是人或動物，前節所述「會」恆常能力用法的主語包括人、動物和植物，均為有生 (animate)，但已可看出以植物為主語的用法已略顯出其泛化屬性。表能力的「會」若進一步擴展到以無生物 (inanimate) 為主語，其泛化屬性就更進一步了。臺灣客語表能力的「會」，其主語能否為非生物，學者間有不同看法。劉英享 (2000) 根據其東勢客語的文獻語料，指出東勢客語表能力義的「會」，其主語都是有生的，遠藤雅裕 (2018: 51) 則指出海陸客語表能力的「會」，其主語可以是無生的，其例如：

(19) 恆星佢自家會發出光摻熱。[《新客》2: 41，引自遠藤雅裕 (2018)，例 (9)]

恆星它自己會發光也發熱。

遠藤雅裕 (2018: 51) 指出，此句雖不是原型的「心智能力」，但因其實現謂語所示的事件在於它內部，也是屬於能力義的一種。不過，例 (19) 相當符合柯理思 (2007: 104) 所指出的「會」的慣常標記 (HABITUAL grams) 用法，也符合范曉蕾 (2016: 202) 所定義的「條件必然」 (objective necessity)，亦即用在描述自然規律、社會規則或事物習性的慣常句：屬通指範疇，它報告一種從很多具體的片斷或事實中總結出來的規律，陳述泛化屬性。表心智能力義的「會」只要求命題中的事態是通指性的，而描述自然規律的「會」，其主語也是通指的，例 (19) 所描述的是主語「恆星」的屬性：某物若屬於

恆星，則「自家發出光與熱」便是必然。慣常標記與能力義有關，也與曉悟義動詞有關，Kuteva et al. (2019: 249) 就根據許多語言表達慣常語義的標記與 KNOW 一類動詞有關，指出 KNOW > ABILITY > HABITUAL 的語法鏈。

儘管例 (10) 應歸為慣常標記或條件必然、尚不足以證明表能力義的「會」可以無生物為主語，不過，在我們的語料中，確實有以無生物為主語、但仍屬能力義、無法分析為慣常標記或條件必然的例子，本文認為這是能力義的泛化，我們稱為「潛在屬性」，可以視為「會」由能力義向認識情態義轉換的橋接語境。

(20) 矮凳仔會徑死人。

矮凳子能夠絆倒人。

例 (20) 是一句客家諺語，字面意思是矮凳子也能夠絆倒人，用以比喻不起眼的人或物也有可能成為絆腳石，故不能輕視之。此句的主語是無生物「矮凳仔」，它的主要屬性雖然並非「徑死人」，但「徑死人」這個事態的實現卻是「矮凳仔」的潛在屬性之一。例

(20) 與例 (19) 的不同在於，前者表達的是一種由事物的潛在屬性所推論出來的可能性，與能力義的關係還比較近，後者表達的則是對事物屬性的歸納性的描述，具必然性。由於「徑死人」並非「矮凳仔」的主要用途，它只表達一種可能性，而非事物的恆久屬性，不能分析為慣常標記或條件必然。就表達主語的潛在屬性而言，「會」可歸為能力義的動力情態，就其表達命題的可實現而言，也可歸為認識情態。然而例 (20) 尚不符合認識情態的特點，主要在於它並無「預測將來事態發生」的功能。楊秀芳 (2001) 探討臺灣閩南語相當於「會」、表能力義和認識情態的「解」(e7ue3) 時，也舉過相當類似的例子：

(21) a. 水解淹死人。【閩】[引自楊秀芳 (2001: 289)，例 (89)]

b. 水會浸死人。【客】

水可能淹死人。

此句與「矮凳子會徑死人」幾乎平行。「水」的主要屬性並不在「淹死人」，但卻是其潛在能力之一，此句主要表達主語的潛在能力，而不在「預測」它將達成謂語所陳述的事態。

楊秀芳 (2001) 稱此類為「表示形勢上能夠如何」，與認識情態義的「判斷形勢上將如何」

(例句為「洗了紙解破去」(洗的結果紙會破掉)) 有所區別。事物的潛在能力屬於廣義能力義的一種，本文稱為「潛在屬性」。「潛在屬性」是恆常能力的語義泛化，表現為無生物的主語及說話者取向，對於進一步向條件必然或認識情態發展都具關鍵樞紐地位。

3.3 高質能力

客語的「會」可以表示非常擅長某項能力，相當於蔣紹愚（2007:4）所稱的「善於」、「充分具有某項能力」的「會₂」，范曉蕾（2016）稱為「高質能力」（good-quality ability），它強調做事的質量好，屬內在能力中的強能力。表高質能力的「會」常與程度副詞連用。

客語表高質能力的「會」也可接名詞賓語，上文例（5）的「會水」也略帶高質能力義，例（22）的「會酒」表示酒量好、很能喝酒，更是明顯的高質能力。

（22）會酒毋係好事情，身體加減乜食壞淨淨。[徐典]

酒量好不是好事情，身體多少也會喝壞。

出現在高質能力「會」之前的副詞視腔調差異有「當（*dong1*）」、「真（*ziin1/zhin1*）」、「恁（*an3*）」、「還（*han2*）」、「蓋（*goi5*）」等，不再一一舉例。其中「恁+會+狀態動詞」產生一些熟語性的用法，如「恁會早」為早晨打招呼的熟語，有稱讚人能夠早起的意思；「恁會大」用於反諷則有「長到這麼大還這麼沒用」的語義，都是高質能力的延伸用法。「當會」、「恁會」、「還會」等可以單獨使用，後面不需加其他動詞，此時「會」為狀態動詞。「恁會」、「還會」在不同的語境中可能產生反諷的意味（例（25））。

（23）三伯母當會炊發糕，炊到逐隻頂高都膈膈，當靚。[徐典]

三伯母很擅長蒸發糕，蒸的發糕每個上方都裂得剛剛好，很漂亮。

（24）老弟還會喔！逐擺考試都考第一。[教典]

弟弟很厲害喔！每次考試都考第一名。

（25）還會喔！這擺考試又打包尾！[教典]

真厲害！這次考試又最後一名！

表高質能力的「會」不限用於表達心智能力。睡覺是一種生理能力，如前文所說，生理能力穩定性低，不能用「會」，因此，如（26）所見，單純表示「能吃/吃得下」、「能睡、睡得著」的命題並不用「會」來表達。但能否容易入睡或睡得香甜則是先天的能力或屬性，穩定性較高，例（27）顯示，生理能力中的高質能力可以用「會」來表達。¹⁴

¹⁴ 臺灣華語口語中的「會」也具有這種生理能力的高質能力用法，如「很會吃」、「很會睡」、「很會喝酒」等。

(26) a. */?會食會睡就係福氣。

b. 食得睡得就係福氣。

能吃能睡就是福。

(27) 這大箍牯還會睡，行到涼亭，人坐啊下定定，佢就齁齁衰睡落覺哩。[徐典]

這個胖子很能睡，走到涼亭，人才剛坐下而已，他就鼾聲大作睡著了。

將高質能力單獨區分開來具有語言事實的支持，客語表心智能力的「會」大多數情況可以替換為「曉」而意思不變，但表示高質能力的「會」無法替換為「曉」，或替換後語意略為改變。在跨語言的對應上，表心智能力的「會」相當於臺灣閩南語的「解(e7ue3)」或「解曉(e7 hiau3)」，但表示高質能力的「會」相當於臺灣閩南語的「勢(gau2)」。

3.4 慣常傾向

客語「會」還可用來表示「容易發生、傾向於發生」的用法，范曉蕾(2016: 207)稱為「慣常傾向」(habitual tendency)，並指出長江中下游地區漢語方言的「會」具有這種用法。慣常傾向也經常與程度副詞連用，也相當於臺灣閩南語的「勢(gau2)」，它應與高質能力用法高度相關。例(28)可以視為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的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當會嗽」的主語是有生的，至於是否具自主性則視「細孖仔」的年齡或成熟度而定，自主性高則可作高質能力的解讀，自主性低則偏向慣常傾向的解讀。此外，「當會嗽」的含意是多層面的，它既表示哭泣的時間長、強度高(與高質能力的特點相符)，也表示小孩常常哭、容易哭(與慣常傾向的特點相符)，可見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語義有重疊之處。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高質能力的主語仍是有生物，¹⁵ 而慣常傾向的主語則已擴展至無生物(例(29–30))或對事態的發生沒有自主權的人或生物(例(31))。¹⁶ 此外，慣常傾向中的謂詞語義往往用來表達說話者主觀上不喜歡或不樂見的，與高質能力的正面用法不同。由高質能力到慣常傾向，是由充分具有某項能力或潛在屬性的用法泛化為表達事態高頻發生、容易發生所致。

¹⁵ 遠藤雅裕(2018: 51)以「這幅畫實在會感動人」一句，指出高質能力用法可以無生的施動者為主語。不過此句的「會」無法以閩南語的「勢」來替代(個人語感)，本文不認為此為高質能力用法，而是下文的認識情態，「這幅畫感動人」的命題能夠實現是說話者的主觀判斷，其高質能力語義或來自副詞「實在」。

¹⁶ 例(28)與(31)的主語的語意角色不同，「嗽」的主語語意角色為施事者，其自主性視主語的不同條件而有高低強弱之別，故例(28)有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兩種解讀。「生長薯仔」的主語則為經驗者，自始就不具自主性，故例(31)只有慣常傾向的解讀。

(28) 這隻細姪仔當會噉。

這個小孩子很愛哭。

(29) 鐵鑊當會生鏽。 [=遠藤雅裕 (2018: 52), 例 (17)]

鐵鍋很容易生鏽。

(30) 這下個販仔屋，當會漏水。[徐典]

現在市面上出售的成屋大多很容易漏水。

(31) 有兜人當會生長薯仔。

有些人很容易長青春痘。

表慣常傾向的「會」仍然用以表達主語的潛在能力或屬性，故本文歸為表參與者內在的動力情態。不過，由於表慣常傾向的「會」已經超出表能力和意志的主語取向情態，展現出「說話者取向」情態的特點，本文認為慣常傾向用法的「會」是參與者內在情態中語法化程度較高的，已有相當程度的主觀化色彩，它是進一步語法化為參與者外在情態和認識情態的過渡用法，¹⁷ 這一點與范曉蕾（2016）的看法不同，下文還會討論。

4. 參與者外在情態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80–82) 參照 Bybee et al. (1994) 及 Palmer (2001[1986]) 等人的定義，將非認識情態 (non-epistemic modality) 區分為「參與者內在」和「參與者外在」情態，各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兩類。「參與者內在可能性」表示可能性內在於參與者的能力和意志，以客語「會」的用法而言，即上一節提到的恆常能力、高質能力等動力情態。「參與者外在情態」則相當於 Palmer (2001[1986]) 所分出的動力情態的次類「中立（條件）情態」，指的是動作或事件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取決於參與者以外的外在條件，也接近 Bybee et al. (1994) 以「一般促成條件 (general enabling conditions)」所形成的根源可能義。

¹⁷ 柯理思 (2007: 121) 就指出漢語的慣常標記類似於一種認識情態標記。不過，在討論相當於客語表慣常傾向「會」的成分「愛」（如：「鐵愛生鏽」）時，柯理思 (2007: 113) 也指出「愛」的這種用法「語法化程度低，感情色彩濃」，雖然具有主觀性，但卻「沒有認識情態形式上的特點」。可見將情態動詞表達慣常傾向的用法直接歸為認識情態仍有相當疑義。

研究漢語或漢語方言的學者對於「會」在參與者內在能力義與認識情態（可能性）之外的用法有許多不同的術語，所觀察到的語言現象也有許多不同的樣態，本文將以臺灣客語的語料一一檢視這些描述和觀察。

本節探討的參與者外在情態分為兩類，一是范曉蕾（2011: 61; 2016: 197）界定為「條件可能」¹⁸ 的「以外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為促成條件，某事態具有可實現性」，一是常用在一些描述自然規律、社會規則或事物性的慣常句裡的用法，本文依范曉蕾（2016）稱為「條件必然」。

4.1 臺灣客語「會」是否具有「條件可能」義？

蔣紹愚（2007）對《朱子語類》中作為助動詞的「會」分為五種用法，其中「會 3」為「能夠做某件事」，意指「人或生物發出的某種具體動作，是非類指性的」¹⁹，其例子如「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只有周室人能這樣說）²⁰。范曉蕾（2011; 2016）認為「會 3」相當於其所定義的「條件可能」義，也就是大致相當於參與者外在情態或根源可能義。動作的非通指性是「條件可能」義與第三節所討論的參與者內在的動力情態最大的區別所在，蔣紹愚（2007）認為「會 3」是由表能力的「會 1」（具有發出某類動作的能力）將後面的動詞由通指性的擴展為非通指性而產生的，意即本文的「恆常能力 > 條件可能」。然而弔詭的是，現代漢語共通語中，「會」其實並沒有條件可能義或根源可能義，²¹ 必須要用「能」、「能夠」或「可以」，或其他「V 得 R」之類的能性補語結構。以范曉蕾（2016: 200）的例句為例，「鑰匙找到了，我們*會_{能夠}進家門了」，我們能進家門是因「鑰匙找到」這個與主語能力無關的客觀境況，是參與者外在情態，「進家門」是非通指性的事件，這類情境現代漢語及已知的漢語方言均不能使用「會」（范曉蕾 2016: 200）。就本文的觀察，客語也是如此（例（32））。

¹⁸ 「條件可能」在范曉蕾（2011: 61）中對應的英文術語為 *root possibility*，在范曉蕾（2016: 197）對應的英文則為 *objective possibility*，但定義是相同的。

¹⁹ 「類指」即本文所稱「通指」。

²⁰ 蔣紹愚（2007: 5）詳細解釋了此例解讀為「只有周室人能這樣說」和「只有周室人會這樣說」的差異，讀者可以參看。

²¹ 蔣紹愚（2007）也指出，《朱子語類》中「會 3」在現代漢語中一般不用，但他沒有解釋消失的原因。

(32) a. 鎖匙尋著咧，佢兜做得入屋咧。

b. 鎖匙尋著咧，佢兜入得屋咧。

c. 鎖匙尋著咧，佢兜*會入屋咧。

語義：鑰匙找到了，我們能/能夠/可以進家門了。

由於 Bybee et al. (1994) 透過跨語言的證據主張能力義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泛化才能語法化為認識情態義，並提出「ability > root possibility > epistemic possibility」的語法化演變過程，學者致力於在表能力的「會」和表認識情態的「會」之間尋找根源可能義或中間過渡用法。劉英享（2000）依循這樣的思路，指出東勢客語的「會」也有具有根源可能義，他的依據是一些「具有能力和認識可能歧義」的例子：

(33) 這隻雞嬲真會生卵。[劉英享（2000: 52, 73）]²²

‘This hen has great ability in producing eggs.’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this hen produces many eggs.’

例（33）可以是對這隻母雞某次下蛋情況的描述，「會」表能力，屬動力情態，也可以是說話者根據過去經驗，或這隻母雞的體型、食量、習性等條件，對於牠下蛋能力所作的推斷。然而，儘管例（33）的語義解讀確實有能力及推斷兩者的模糊空間，並不同於它應歸為根源可能。事實上，「根源情態」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它的設立有部分原因便是中立情態與動力情態、中立情態與道義情態之間具有模糊性（Palmer 1990[1979]: 37），故不加以區分而用以概括認識情態以外的可能性或必要性，Bybee et al. (1994) 稱為和動作者內在的能力無關的「一般促成條件」，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則稱為「參與者外在情態」，相對於表能力的「參與者內在情態」。²³ 就根源可能義的這些常用界定標準而言，例（33）無論是對母雞某次下蛋能力的描述，或是根據母雞的生理條件推測其下蛋能力，這兩種情況均仍取決於母雞本身的下蛋能力，差別在於前者是主事者取向，後者則是說話者取向，但二者均非基於外界客觀情況而決定其事態能否實現，並不符合我們對「根源情態」或「參與者外在情態」的界定。

²² 本句引自劉英享（2000），文句之釋義亦採用其英文原文。

²³ 傳統情態分類中，表能力和意願的「參與者內在」動力情態並不歸屬於情態，因此認識情態以外的可能性也常常排除參與者內在的動力情態，於是根源可能義便主要用以指稱非認識情態、且與參與者內在能力無關的參與者外在情態。

事實上，例（33）表推斷義還可以再細分為兩種情形。這隻母雞若曾經下過蛋，說話者根據其過去的經驗，認定「這隻雞嫻真會生卵」，則應歸類為 3.4 節所討論的「慣常傾向」，是動力情態的高度語法化，為認識情態的橋接語境。若這隻母雞從未下過蛋，說話者根據這隻母雞的體型、食量、習性等條件，對於牠下蛋能力作推斷，此時才是高度語法化的認識情態。根據我們的調查，在這樣的語境下，例（32）的語氣並不充足，必須加上「樣」（的樣子）或句末語氣詞 *io*²⁴ 才能完整表達認識情態。句末語氣詞在情態語意的表達上至關重要，卻經常被忽略。本文認為例（33）中的「會」主要仍是表達主事者（這隻雞嫻）完成句子命題（生卵）的潛在能力，句子的歧義應該分別分析為「高質能力」和「慣常傾向」，均屬參與者內在的動力情態。

遠藤雅裕（2018: 53–54）運用范曉蕾（2016）的例句調查出客語的相應例句（例（34a）），指出客語具有條件可能義，可以填補語蔣紹愚（2007）認為現代漢語共同語沒有「會 3」的空白：

（34）a. 門鎖開了，□那隻個罪犯會逃走了。[=遠藤雅裕（2018: 53），例（23）]

b. 門門打開咧，該隻犯人做得瀉走咧。

c. 門門打開咧，該隻犯人瀉得走咧。

門鎖開了，那個罪犯可以逃走了。

（35）a. 門門打開咧，阿三牯做得瀉走咧。

b. 門門打開咧，阿三牯瀉得走咧。

門鎖開了，阿三牯可以逃走了。

根據我們的調查，儘管（34a）算是合法的句子，但它並非表示客觀情況允許所決定的「那個罪犯可以逃走」，而是表示「那個罪犯快要逃走了」，為表未然的將然義。（34b–c）是我們根據范曉蕾（2016）的普通話例句所調查出來的相應句子，說明外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下的可能性在客語中應該用「做得 V」或「V 得」表示。然而這兩句也有不甚通達之處，因某人若被以「罪犯」稱之，說話者必不樂見其逃走，用「做得」在語義上有些許違和。這或許是遠藤雅裕（2018）調查出（34a）的原因。此句主語若改為「恩兜」（我們）或例（35）的「阿三牯」等任何人名，都合理得多，此時說話者對於某人逃走是樂見的。

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和客語文獻語料庫進行檢索，目前都沒有發現客語「會」能夠作為條件可能義的用法。條件可能在客語中的典型用法是「做得 V」或「V 得」（如例（34））。本文認為，客語「會」與現代漢語共通語一樣，不能用於非通指性的、「以外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為促成條件，某事態具有可實現性」的條件可能。

4.2 條件必然

蔣紹愚（2007）分析《朱子語類》中助動詞「會」，其中第四類用法「會 4」為「表示條件和結果的邏輯關係」，意指「S 具備了某種條件，就會出現 V/A 這種結果」。這種用法相當於范曉蕾（2016: 202–203）所稱的「會」類慣常句「條件必然」：常用在一些描述自然規律、社會規則或事物習性的慣常句裡的用法。「特定條件」和「必然性」為其語義要素，故其邏輯語義為：慣常地，如果存在條件 A，則必然有事態 B。具體的例子如「人會生病，神仙不會生病」、「北方的河冬天會結冰」、「小王每週一都會在辦公室」、「小王一聞到煙味，就會打噴嚏」（范曉蕾 2016：202）等。

許多學者都從不同角度描述過現代漢語或漢語方言屬條件必然用法的「會」。柯理思（2007）引述前人研究曾提到相關用法，其特色包括「用來表示重複的動作」（雅洪托夫 1958）、「說話人基於那個潛在能力而所作的一種演繹推論（deduction）」（Iljic 1985）、「歸納性的描述」（劉小梅 1997），柯理思（2007）將漢語「會」列為慣常標記之一，表示某個動作行為在過去或者現在反復出現，並沒有對將來作出預測，但「反映說話者基於觀察而作出的一種判斷」（柯理思 2007：105），並指出「會」的慣常用法是有條件的，它要求在前文或語境中對動作設定一個已然的時間框架，往往還需要表示次數的詞語（柯理思 2007：119）。「會」的慣常用法包括「每次 P 都會 Q」的慣常意義和「有時會 Q」的「偶發意義」（sporadic sense）。²⁴

根據上述對「會」條件必然義的認識，臺灣客語「會」也具十分豐富的條件必然用法。以下分別舉「會」用以描述自然法則（例（36））、社會規則（例（37））、事物習性（例（38））、慣常行為（例（39）過去慣常及（40）現在慣常）和偶發意義（例（41））為例：

²⁴ 柯理思（2007）雖提到「會」表示自然規則的用法，但並沒有把這種用法列為慣常情態，范曉蕾（2016）的「條件必然」則同時包括自然規則和慣常用法，以「條件必然」統攝它們的相同處。

- (36) 豬油冷忒會結膠。

豬油冷掉後會凝成膠狀。

- (37) 屋稅愛照稅單規定个期限去繳，逾期無繳會罰錢哦！。[徐典]

房屋稅應該按照稅單規定的期限去繳，逾期不繳的話會罰錢哦！

- (38) 這{虐毛蟲/弄毛蟲}會蜚人，毋好去惹佢。[徐典]

這種毛毛蟲的毒液會灼傷人，不要去惹牠。

- (39) 還細該下，逐個禮拜日，佢會跔阿爹坐三輪車去天主堂。[THC-朗讀-大埔]

還小的時候，每個禮拜天我都會跟著阿公坐三輪車去天主堂。

- (40) 佢逐日會去公園慢走。[THC-認證 2018]

他每天（都）會去公園慢跑。

- (41) 有時會去挖泥團仔，斷畀平大砵…[THC-朗讀-四縣]

有時候（小孩子）會去挖泥球，把它分成大小相同的泥球…

「會」原本是一個「非現實」（irrealis）情態的標記，但在慣常用法中，「會」卻出現於過去慣常和現在慣常的句子中，亦即陳述非未然（過去或現在）的狀況，柯理思（2007: 119）認為這是由於表示慣常動作（habituals）的句子缺乏 actuality，亦即我們用 [命題 P+慣常標記] 的時候，並沒有陳述命題 P 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發生過。不過，遠藤雅裕（2018: 61）注意到，表慣常體（habitual）的句子可以使用「會」或「有」兩種標誌，我們進一步調查發現，只有「現在慣常」（例（40））可以使用「會」與「有」，「過去慣常」（例（39））則只能用「會」不能用「有」。如果慣常動作總是缺乏現實性，為什麼現在慣常可以使用「有」呢？本文認為，這或許也和條件必然和慣常傾向具有語義演變關係有關。慣常傾向是說話者根據過去或現在的經驗提出事態發生的傾向，當這個命題加上一個時間的框架，限縮其條件範圍以使事態發生成為必然，此時間框架便一定是非未然的。

例（42）是遠藤雅裕歸為生理能力的例子，本文認為應屬於條件必然。

(42) 嗰卵孵士^{哥倫布}聽倒就拿起酒桌□上個的一隻個卵問大家講「□這隻卵樣般怎樣正會企站在桌□上？」[《新客》2, 82 頁=遠藤雅裕 (2018: 52-53), 例 (18)]

哥倫布聽到就拿起酒桌上的一顆蛋問大家說：「這顆蛋如何才能站在桌子上？」

雞蛋能夠立在桌子上，並非雞蛋的內在的生理能力，而是有一定條件才能成立的。²⁵ 在「這隻卵樣般正會企在桌頂」的問句中，說話者所問的正是「會」的條件必然用法中的條件。「會」經常與「仰般/仰仔/仰」(怎樣)、「正」(才)等共現，便是此條件必然用法的語義特徵使然。

關於條件必然究竟屬於情態分類中的哪一類，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看法，柯理思 (2007) 認為較接近認識情態，蔡維天 (2010) 將「水會往低處流」一類句子歸為義務情態，范曉蕾 (2016) 則主張歸類為動力情態，遠藤雅裕 (2018) 則在「可能性」的範疇下討論此用法，歸為認識情態。本文同意條件必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性（動力情態的特點之一），但也同意條件必然是基於觀察而下的判斷或歸納。本文傾向將條件必然歸為非認識情態，此類命題能否實現取決於前項設定的條件（包括時間條件）是否滿足，這些條件大多是外在的，故歸為參與者外在情態。

5. 認識情態

認識情態在情態語義的分類中屬於命題外的成分，用來傳達說話者對命題的可能性或必要性所作的推測，帶有說話者的主觀判斷。「能力」和「推測」是現代漢語「會」最主要的兩種情態義，能力屬動力情態（如：他會說客語），推測則是認識情態（如：甜的東西放在桌上會引來螞蟻）。臺灣客語的「會」也具有跟共通語相同的表推測的認識情態用法，本文稱為認識蓋然（epistemic probability）。此外，本文還將探討「會」的一種主觀性用法，這種用法帶有說話者的主觀判斷，但並不帶推測成分，甚至可用於對已然情境的主觀描述。它雖非典型的認識情態，但也屬於命題外的成分，因此也屬於情態的範疇。

²⁵ 遠藤雅裕 (2018) 也注意到「一定的條件才能成立」這項要素，只是他將這項特徵視為生理能力的非通指性。

5.1 認識蓋然

情態概念可以按照強度的高低分為「可能性」及「必然性」兩個等級（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Palmer 2001[1986]），認識情態也可據此分為「認識可能」與「認識必然」兩類。現代漢語「會」的認識情態義由能力義演變而來，因此過去大多將「會」的認識情態義歸為「可能」（趙元任 1980[1968]；呂叔湘 1980：245 等），也就是「認識可能」。不過，情態的強度是一個連續統，並非只有可能和必然二分，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會」所表達的推斷強度與可能性不同（Iljic 1985; Tsee 1985; 彭利貞 2007; 徐晶凝 2008 等），彭利貞（2007: 144）將「會」的認識情態定位於「可能」與「必然」之間的「蓋然」，表示一種極高的可能性，徐晶凝（2008: 265）則將「會」的情態維度歸入「將然性（prediction）」，是說話人對可能事態是否成立所做出的「預言式」預測。范曉蕾（2016）認為蓋然性可歸為必然性的一種，將「會」的認識情態語義稱為「認識必然」。²⁶ 本文認為，現代漢語及大多數方言「會」的情態強度雖高，但以「必然性」稱之容易引起誤解，與由義務情態義演變而來的認識情態無法區辨，因此本文稱為「認識蓋然」。

臺灣客語的「會」具有與現代漢語及大多數漢語方言都具有的「認識蓋然」用法，這種「會」學者已注意到它大多用來表示將來的事件（呂叔湘 1980：245；朱德熙 1982：63；徐晶凝 2008：305 等），劉小梅（1997: 48）、彭利貞（2007: 230）、范曉蕾（2016: 196）還指出認識情態的「會」在肯定句中只能用於推測未然的事件，要推測已然事件僅僅限於疑問和否定。以下以客語舉例：

(43) a. *間房恁淨俐，阿姆頭先會拚掃過。

b. 間房恁淨俐，阿姆頭先怕拚掃過敢係。

語義：房間這麼乾淨，剛才媽媽應該打掃過吧。

(44) 昨晡日係禮拜日，佢毋會去學校。

昨天是星期天，他不會去學校。

²⁶ 范曉蕾（2020: 104）著眼於此用法的的主觀推測和將來時制兩種屬性，將認識必然的「會」改稱為「預測性將來」（prediction-based future）。

(45) 昨晡日佢去台北咧，仰會來偌這兜呢？

昨天他去台北了，怎麼會來我家呢？

「認識蓋然」的典型用法跟「條件必然」一樣，前面多帶有特定條件或前提，亦即「滿足條件 P 就會出現情況 Q」。否定的「毋會」經常與關聯副詞「正」連用，形成「正毋會 VP」，也是由於認識蓋然用法必須設定特定條件。

(46) 甜个莫放桌頂，會錫蟻公。[徐典]

甜的東西不要放在桌上，(否則)會引來螞蟻。

(47) 還當多、毋使愁，慢慢仔食正毋會哽著。[THC-朗讀 106]

還有很多，不必擔心，慢慢吃才不會噎到。

田中智子(2011)觀察到美濃客語的疑問詞「仰仔」雖然同時具有詢問理由和詢問方法兩種功能，但是當句中出现助動詞「愛」或「會」時，容易解釋為詢問理由，例如：

(48) 你做麼个/仰仔會橫捌？[=田中智子(2011: 376)，例(15f)]

你為什麼跌倒？(詢問理由的疑問詞疑問句)

這個現象並非美濃客語所獨有，而是臺灣客語、甚至南方漢語方言的共性。認識情態用法的「會」原本是說話者根據某種觀察到的特定情況對將來事態的發生作出推測或預測。而在詢問理由的疑問句中，說話者是就已經發生的事態，要求對話者作出原因或理由的推測，因此用「會」，也是認識情態的用法。由於「會」經常在「仰」(怎麼)類疑問句中使用，它也產生了「反詰」用法，單獨表示「怎麼會」之意，尤其在「會知」一詞中，其基本意義便是「怎麼知道」(例(49))。

(49) A：你看佢會來無？B：偌會知！

A：你認為他會來嗎？B：我怎麼知道！

客語否定的「毋會+VP」可以出現於另一個動詞後，組成「V 毋會 R」的可能補語，表示說話者的主觀判斷，也是一種認識蓋然的用法：

(50) 你還細，無麼个力頭，削毋會靚啦！[THC-朗讀 105]

你年紀還小，力道不太夠，(甘蔗)不可能削得漂亮啦！

(51) 這係電扇盡換也吹毋會暢快个時節。[THC-越讀越懂閩客語 026]

這是電風扇怎麼吹也吹不涼爽的日子。

「削毋會靚」表示說話者對命題「(把甘蔗)削得漂亮」能否實現的主觀判斷。現代漢語共通語中沒有「V 毋會 R」的形式，臺灣閩南語有肯定和否定的「V 解/袂 R」形式，而臺灣客語則只有「V 毋會 R」而無相應的肯定式。²⁷

5.2 主觀化的「會」

在發掘臺灣客語「會」的各種用法時，我們發現有些「會」的用法表示命題外的成分，帶有說話者的主觀判斷，符合我們對於「情態」的認定，不過這些用法卻不像典型的認識情態的「會」具有推測義和將然性，甚至可用於對已然情境的主觀描述，我們將之與「認識蓋然」用法區別開來，稱為「主觀化的『會』」。

5.2.1 對事態的主觀確認或肯定

遠藤雅裕(2018: 58–59)提到一種「會+靜態動詞」的用法，將之歸為體貌範疇的「未然」用法，認為這種「會」「表示將來的變化」。例如：

(52) 這粒柑仔會甜。[=遠藤雅裕(2018: 52–53)，例(51)]

這個橘子(以後)會變甜。

²⁷ 據我們所知，臺灣詔安客語有「V 會 R」的可能式，但詔安客語不在本文的考察範圍內。

不過，我們在田調中調查「會+狀態動詞」用法時，並沒有得到「表示將來變化」的解讀。例(52)是說話者對這個橘子甜不甜的推斷，屬 5.1 節所討論的「認識蓋然」，它的將然性是「認識蓋然」用法的特性，說話者並沒有實際吃過這顆橘子。說話的語境可能是種橘子的農民或賣橘子的店主說明不同外觀的橘子如何影響甜度時，現場拿一顆橘子出來品評，表示根據剛剛的說明的某某條件，這顆橘子應該是甜的。也就是說，「認識蓋然」用法的解讀，其語境中仍然需要帶有特定的條件或前提。若語境無所依傍，例(52)其實並不合法。

根據我們的調查，客語「會+狀態動詞」還有一種不具推測義、但表達說話者主觀態度的用法。這種用法的「會+狀態動詞」表達一種對不滿意性狀的確認或肯定，與「有+狀態動詞」表達對滿意性狀的確認或肯定形成互補。²⁸

(53) a. */?這蕊花會紅。

b. 這蕊花有紅。

表達語義：這蕊花是紅的（達到可稱為「紅」的程度）。

(54) a. */?這粒柑仔會甜。

b. 這粒柑仔有甜。

表達語義：這個橘子是甜的（達到可稱為「甜」的程度）。

(55) a. 這粒柑仔會酸。

b. ?這粒柑仔有酸。

表達語義：這個橘子是酸的。（不好吃）

(56) 你焗个酒會酸。

你釀的酒是酸的。

(57) a. 該間房間會細間無？

那個房間會太小間嗎？

b. 該間房間有大間無？

那個房間是否（夠）大間？

²⁸ 例(53-57)的調查範式是遠藤雅裕(2018: 58-59)所舉的例句，但其合法性及釋義與本文的調查結果不同，此處所呈現的為本文的調查。

(53-56) 的「有」和「會」都有成句作用，去掉句子就不合法，「有」和「會」均表示對句子命題的主觀肯定和確認，但它們出現的語境呈現非常有趣的對比。花紅、橘子甜是一般情況下說話人所期待的，對這種性狀的肯定必須用「有」，不用「會」，但橘子酸、釀的酒呈現酸味是一般情況下說話人不滿意的，對這種性狀的肯定則必須用「會」而不用「有」。例(57)詢問房間對聽話者而言是否夠大，對話雙方對於房間大小都有一個期望值，詢問是否低於期望值用「會」，詢問是否達到期望值才能用「有」。這種用法的「會」與「認識蓋然」有兩個主要的差異。首先，不論是「會」還是「有」，都表示說話者對事物性狀的主觀看法，命題的真值只能主觀認定，無法以「事實性」(factuality)來判定，因此便不涉及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推測。其次，這種用法的「會」並不用在「未然」的情境，而是對於已然（過去或現在）狀態的描述。

「有」的核心語義是存在，客語可以直接帶 VP，²⁹ 用來引出現實性事件，是一個實然 (realis) 情態詞。「會」則是一個典型的非實然情態詞，後面帶 VP。實然情態詞的「有」與非實然情態詞的「會」後面帶狀態動詞時，它們對於狀態的滿意或不滿意呈現功能互補的現象，是否與實然或非實然的分野有關呢？本文對此的解釋是：說話人所期待的性狀表示已達到滿足點，故用實然的情態標記，說話人所不樂見的性狀表示尚未達到滿足點，故用非實然的情態標記來表達。然而「這粒柑仔會酸」畢竟是對已然狀態的描述，為什麼使用非實然的情態詞呢？本文認為這應是由「毋會」或疑問句的「會...無」類推而來的結果。例(53-56)可用於疑問、否定與肯定句，而例(57)則只能用於疑問與否定，顯示這類句式用於肯定句有較大的限制。³⁰「會」的「認識蓋然」情態具有將然性質，描述已然事件僅限於疑問和否定，而「會」這種表達說話者對不滿意性狀的主觀肯定用法由具將然性質的認識情態演變而來，最初只用於疑問和否定，但在這種後加狀態動詞的語境、表示對性狀主觀肯定的用法中，率先發展出肯定式。

²⁹ 據范曉蕾 (2020: 195)，東南方言如粵語、閩語、客語、贛語、湘語和南部吳語的「有」都可直接帶 VP。何耿鏞 (1993: 75) 與項夢冰 (1997: 319-320) 也指出「有+VP」的用法。閩南語的討論尤其多，參 Yue-Hashimoto (1993)、曹逢甫、鄭榮 (1995)、施其生 (1996)、劉小梅 (1997)、曹逢甫 (1998) 等。對於這種「有」的性質，雖然不一定指出「情態」的術語，但就其描述的功能大致不出情態的範疇。Yue-Hashimoto (1993) 稱之為「affirmative aspect (確定體)」，范曉蕾 (2020: 195) 則認為這種帶 VP 的「有」融合了情態 (肯定、確認義)、時制 (非將來、現實性) 與體貌 (存在體) 三個範疇。

³⁰ 情態詞的否定和疑問往往有演變不平行的現象。

「會+狀態動詞」對於狀態的滿意或不滿意與「有+狀態動詞」呈現出功能互補，但二者都表示對性狀的主觀肯定。有趣的是，當狀態動詞為「像」時，若「像」的對象帶貶義，仍只能用「會」(例(58))，但單純描述主觀的「相像」並不涉及對性狀的滿意與否，此時「會」與「有」的功能並非互補，反而呈現平行可替換的現象(例(59))。

(58) a. 佢會像人个孫仔樣。[田調-海陸]

b. *佢有像人个孫仔樣。

他像龜孫子一樣，卑躬屈膝。

(59) a. 佢會像厥爸。[田調-海陸]

b. 佢有像厥爸。

他跟他的爸爸長得像。

「會+狀態動詞」的用法帶有強列的主觀性，與「認識蓋然」相比，二者雖然都屬於認識情態，但前者的語法化程度顯得更高。「認識蓋然」義由條件必然演變而來，前面多帶有特定條件或前提，在條件或前提滿足的情況下，該事態實現的可能性很高，仍具有部分客觀性，在調詞的語義特徵上，「會」所帶的謂語可以是有自主性的動作動詞。而「會+狀態動詞」則是靜態的、非自主的。語法化常見的模式是，與靜態意義、非自主的謂詞結合時，它所表示的語法意義更接近情態範疇，或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或者表示說話者對命題的真假判斷(柯理思 2003: 28)。「會+狀態動詞」表示對事態主觀確認或肯定的語法化程度更高，就是由謂詞的語義特徵所引起的，此外，這個用法也表現出語法化常見的「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 特徵。

5.2.2 表主觀肯定的「會 V 得仔」

南四縣以外的客語有一種表主觀肯定的「會 V 得仔」，³¹ 也是一種認識情態，表達說話者的主觀觀點或態度，如「會做得仔」表示蠻好的、蠻不錯的，「會看得」即蠻好看，「會食得」即蠻好食。但此用法並非推測，不具將然性，如例(60)句用於描述非將來的特定事件，例(61)用於描述具通指性的對象，說話者對於他曾有真實體驗的某類事物提出主觀的觀點或態度，而非對於未體驗事物作出推測。

³¹ 海陸客語此種用法的「會」變讀為升調「voi35」。又，此用法以海陸最為普遍，北四縣雖有使用，但也有語者表示從未聽過或很少使用。

(60) 今晡日這席面會做得仔，係請麼人來煮个？[徐典]

今天這酒席蠻不錯的，是請誰來煮的？

(61) 奶茶，奶毋像奶，茶毋像茶，略略仔甜，還會食得仔。[徐典]

奶茶，奶不像奶，茶不像茶，有一點點甜，還蠻好喝的。

本文認為，這種認識情態與「會」是從高質能力「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而來的。

6. 「會」的體貌用法——近將然體

Hashimoto (1973) 對客語「會」的描述有「簡單將來時」(simple future) 的用法。遠藤雅裕 (2018) 將這類時體用法的「會」歸為「未然」，表示將來要發生某種事件。遠藤雅裕 (2018) 的未然包括兩類用法，一類是單獨使用表達事件將要發生，可以用於描寫已經發生的過去時事件，因此不屬於時制範疇而屬體貌範疇。另一類則是范曉蕾 (2016) 所稱的「計畫性將來」(schedule-based future)，表示事態依據計畫安排在特定的將來時間裡是確定要執行的。以下先各舉一例：

(62) 【未然-表事件將要發生】

較注意兜仔，該斧頭柄啊，強強會敲下來咧。[=遠藤雅裕 (2018: 57)，例 (44)]

小心點兒，斧頭柄快掉下來了。

(63) 【計畫性將來】³²

經理拜二（會）來上班。[=遠藤雅裕 (2018: 56)，例 (39)]

經理禮拜二（{會/要}）來上班。

例 (62–63) 分別代表海陸客語「會」的「未然」義與「計畫性將來」義，「會」後面接動詞組。臺灣各腔調客語的「會」也都具有這兩種用法，不過，深入田調可以發現，計畫性將來

³² 一位匿名審查人提出此句的「會」是否能分析為「慣常情態」的疑問。事實上，此句只能用來描述在最近即將到來的星期二經理將會來上班，並不意味經理每個星期二都來上班，或者至少是歧義的，但以前者為最無標 (unmarked) 的解讀，故例 (63) 至少有一個語義無法分析為「每次 P 都會 Q」的慣常情態。

的「會」在客語中並不發達，發音人感覺這些用法有點勉強，傾向使用其他形式或作其他解讀。³³ 客語表計畫性將來的「會」可能是受華語影響的新興用法，本文不討論這種用法。³⁴

本節將探討臺灣客語「會」由情態語義發展而來的與體貌有關的用法，亦即前述例(54)的「未然—表事件將要發生」的「會」，這種用法已經屬於體貌(aspect)範疇，³⁵ 不過它的產生應與認識情態高度相關。「未然—表事件將要發生」用法的「即將、將要、快要」的語義十分明顯，本文將這種用法稱為「近將然體」。以下再舉一例：

(64) 上禮拜割著个傷口，會毆皮{吔/咧}，當{癢/痠}。[認證 2018]

上禮拜割到的傷口快要脫皮了，非常癢。

「近將然體」與「認識蓋然」情態在語法和語義上均有明顯的差異。在語法上，「近將然體」可以與相當於共通語「了2」的「吔」(e11) [四]/「咧」(le2/le1) [海/東]共現，但認識蓋然不行。如：

(65) 【認識蓋然】

你著恁少，會{寒/冷}著(*咧)。

表達語意：你穿這麼少，會感冒的。

例(65)一旦加了「吔/咧」就無法解讀為認識蓋然義，只能解讀為「快要感冒了」的近將然體，語法上雖不能說不合法，但語意相當彆扭。由於「吔/咧」傳達了變化義，可見認識蓋然的「會」具有某種靜態性質而與之互斥，³⁶ 而近將然體的「會」則帶有動態性質。在語義上，認識蓋然作為認識情態的一種，「推測」是其語義的核心，近將然體則不

³³ 發音人對這類句式的其中一種解讀近似 5.2.1 節所討論的「對事態的主觀確認或肯定」，本文認為這種「會+VP」也是認識蓋然情態，但已進一步主觀化，推測義減弱而肯定、未然義突出，可視為「會+狀態動詞」與認識蓋然的中間階段。

³⁴ 范曉蕾(2016: 205)指出很多南方方言(如武夷山話、重慶話、廣州話)表達條件必然句時強制使用助動詞，表達計畫性將來用法時則相對排斥它們。臺灣客家話也屬於這種類型的漢語方言。

³⁵ 本文對於體貌的認定不限於動後附加成分，而是像 Bybee et al. (1994: 2) 一樣所定義的語法語素(gram)，因此可以包括「會」這樣由情態動詞語法化而來的成分。至於情態和體貌的語義區別可以 Palmer (2001[1986]: 1) 對於情態與時、體的不同來說明，即情態不指事件的具體特徵，而是指命題的狀態。換言之，時、體指事件在時間進程中的具體特徵，而「時」用於絕對時制的表達，「體」則用於相對時制。

³⁶ 范曉蕾(2020: 201)也以共通語認識情態的「會」排斥「了2」而傾向搭配句末助詞「的」來說明「會」含有靜態性。

一定用於主觀的推測，也經常用於客觀的報導。例如捷運或火車站上的廣播「南港站會到咧」，用以告知旅客即將到達的站名，就是屬於客觀陳述，不含推測成分，這類用法不能分析為認識情態。此外，認識蓋然的語境中需要帶有特定的條件或前提，以此條件或前提作出可能性的推測，但在近將然體用法中，不需要提供判斷事態將要發生的條件或前提，它也可以是單純的描述具體時間即將到來。如「會過年咧」（快要過年了）、「月底會到咧」（月底快到了）等。

（66）會過年{吔/咧}，若屋下甜粿{蒸/炊}好冇？

快要過年了，你家裡的年糕蒸好了嗎？

「過年」是一個具體的客觀時間，雖然距離多久算是「快要、將近」可以有個人的主觀認定，但是過年的到來並不是一個需要特定條件或前提來「推測」的事件。

遠藤雅裕（2018）已指出「會」的未然用法不屬於時制範疇而是體貌範疇，這是由於「會」所表達的未然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它可用於表示過去即將發生的事件。如：

（67）{該央時/該當時}就會落雨咧，佢就趕遽{同/摀}衫褲收起來。

當時快要下雨了，我就趕緊把衣服收起來。

「會」的「近將然體」用法與「認識蓋然」應有密切關係。認識蓋然在前項 P 成立的前提下，表達一種對未然事態幾近肯定的預測，例（68）可以視為二者的橋接語境，「烏天暗地」類似前項 P，「像會」帶有推測成分，似乎可以分析為認識情態，但「烏天暗地」之於「落雨」也具時間上的緊密承接關係，此句分析為近將然體更為適切：「烏天暗地」是對當下天時的描述，不是設定的條件，推測成分是由「像……樣仔」承擔的，「會」用於表示事件將要發生。肯定式的認識蓋然同時具有「推測」和「未然」的語義成分，在前項 P 不出現的情況下，表示未然事態的語意突顯出來，便成為近將然體。

（68）烏天暗地，像會落雨樣仔。[認證 2018]

天昏地暗的，好像快要下雨的樣子。

近將然體的「會」後面也可以接表示數量的名詞組，顯示「會」在語法化過程中，「降類（decategorization）」的現象並沒有十分徹底。

（69）厥爸會八十歲了。

他父親快要八十歲了。

（70）大約會一百儕來這參加。[徐典]

大約（有）將近一百人來參加。

在跨語言的對比上，客語近將然體的「會」在漢語方言中顯得較為特殊，范曉蕾（2016; 2020）都沒有提到「會」的近將然用法。近將然體在臺灣閩南語中也不是以「解（*e7/ue7*）」來承擔，例（62）、（64）及（66-67）在臺灣閩南語中都是以由意願義語法化而來的「欲（*beh7*）」來表達，鄭縈（2003: 115）指出「欲」演變為未來義的過程是「想要→預斷→將要」，其中的「預斷」即為認識情態義，可見不論能力義或意願義，其演變為近將然體都是以認識情態為中間橋樑。事實上，臺灣客語也可以使用相當於共通語「要」、閩南語「欲（*beh7*）」的「愛（*oi5*）」來表示近將然體。劉英享（2000）對東勢客語「愛」的研究中已有提及，其他腔調也有相同現象。

（71）a. 偌昨晡暗，差毋多愛天光了正轉。[THC-海陸客語兩句半話]

b. 偌昨晡暗，差毋多會天光了正轉。

我昨天晚上差不多快天亮了才回家。

（72）a. 日頭愛落山哩，轉夜个屋簷烏，在屋頂嘖嘖喳喳。[THC-部編版教材-四縣]

b. 日頭會落山哩，轉夜个屋簷烏，在屋頂嘖嘖喳喳。

太陽即將下山了，夜歸的麻雀，在屋頂上嘖嘖喳喳。

我們在客語語料庫中可以發現許多「愛」與「會」均用於近將然體，前後語境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實際田調時，除東勢客語較傾向用「愛」之外，多數發音人更傾向於用「會」。

7. 「會」情態語義演變相關問題

范曉蕾（2016）運用「語義地圖模型」為理論工具，通過跨漢語方言／跨語言的比較，構擬「會」的情態語義演變路徑，范曉蕾（2020）再加以微調，其結果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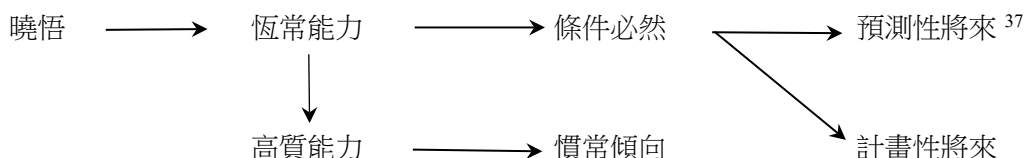


圖 1. 漢語「會」的情態義演變路徑（范曉蕾 2020：130）

范曉蕾（2016; 2020）考察了漢語方言中的南北官話、吳語、粵語、贛語和閩語，很可惜其中並無客語。遠藤雅裕（2018）補充了臺灣海陸客語的語料。那麼，本文對臺灣客語「會」語義的考察，是否能夠對漢語「會」的情態演變路徑提供什麼樣思考呢？以下在深入探討臺灣客語「會」的情態語義和體貌語義的基礎上，提供幾點與圖 1 不同的觀察。

一、「恆常能力→高質能力→慣常傾向→認識蓋然」

語義地圖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的假設是「語義地圖的連續性假設」（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在這個假設之下，「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這兩個義項被排除在能力義演變為認識情態的中間階段，這是由於有些方言的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使用不同的詞形來表達，而無能力義及認識情態義（例如臺灣閩南語的「勢」），在語義地圖中切出了不連續的區域。然而，我們在臺灣客語「會」的語料中，卻能清楚地見到慣常傾向與認識情態的遞嬗痕跡，以它作為能力義與認識情態義的中間階段似乎合理得多。「恆常能力→高質能力→慣常傾向」的演變中，主語由有生物擴展至無生物（主控權降低）、主語取向轉變為說話者取向（主觀化提升）是有跡可循的，這些主語所描述的都是它們的潛在能力或潛在屬性。慣常傾向根據過去經驗或事物的潛在屬性，以說話者取向描述主語所涉及的事態高頻發生、容易發生，本身原不帶預測成分，但已有相當的主觀化。在這些過去經驗的基礎上預測將來事態的發展，便是具有將然性的認識情態「認識蓋然」。

³⁷ 預測性將來在范曉蕾（2016）稱為「認識必然」，即本文的「認識蓋然」。范曉蕾（2020）在預測性將來後另新增一條「認識或然」，此用法主要關注「會」認識情態義的否定與疑問用法，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二、「恆常能力」與「條件必然」並非一步到位

「會」的情態語義演變有一項困擾學界的問題，那便是能力義能不能直接衍生出認識情態義？由於能力義是動力情態中內在於參與者的情態，屬事件情態，為命題內成分，語法化程度並不高，而認識情態是命題外成分，屬命題情態，主觀化及語法化程度都很高，Bybee et al. (1994) 便主張動力情態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語義泛化才能演變為認識情態，他們提出的演變路徑是「能力>根源可能性>認識可能性」。不過，漢語「會」事實上並沒有外在於參與者的根源可能性，本文所分析的客語「會」也沒有發現根源可能性的語義，「能力」與「認識情態」之間究竟是一步到位，還是經過尚未發掘的中間階段（能力→？→認識情態）便頗費思量。范曉蕾（2016）在發掘「條件必然」的基礎上，主張「條件必然」是能力義到認識情態義的中間階段。上圖「恆常能力→條件必然→預測性將來」便呈現這項語義演變路徑的特色。

本文對於恆常能力與條件必然之間是否一步到位仍有疑慮，主要在於「會」在這兩種語義中所出現的句法條件有很大的不同，目前仍無確切可靠的橋接語境。范曉蕾（2016; 2020）所舉恆常能力義「會」的主語均為有生物，條件必然的「會」則大量出現無生物主語。此外，在圖1中，條件必然是認識情態（即「預測性將來」）唯一的直接來源，但條件必然是「會」的用法中專一化最低的，它在許多方言中可以省略或使用其他形式（例如客語中現在慣常也可以用「有」）。但認識情態的「會」在漢語中廣泛存在且用法多元，似乎不應以條件必然為唯一的直接來源。本文認為，能力義中主語已泛化至無生物的「慣常傾向」和「潛在屬性」均為恆常能力與條件必然的中間階段。

范曉蕾（2016）中的條件必然事實上包括兩類，一類是描述自然法則、社會規則等，其主語和所描述的事態都是通指性的，一類則是柯理思（2007）所稱的慣常用法，反映說話者基於觀察而作出的一種判斷，它要求在前文或語境中對動作設定一個已然的時間框架（柯理思 2007：119）。「潛在屬性」的句法和語意條件較近自然法則、社會規則等「說話人基於那種潛在能力所作的一種演繹推論」（Iljic 1985），而「慣常傾向」根據過去經驗的觀察而陳述事態高頻發生，以此為基礎設定時間框架來表達條件必然當中的過去慣常或現在慣常，此時間框架是「已然」也就合情合理。

三、能力義發展為認識情態義的可能性不需完全排除

本文對客語「會」的情態分類中，「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包括恆常能力、高質能力、慣常傾向和潛在屬性，「動力情態——參與者外在」只有條件可能。我們同意 Bybee et al.

(1994) 所主張的動力情態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語義泛化才能演變為認識情態，但所謂的語義泛化不一定指「參與者外在」，慣常傾向與潛在屬性也是高度語義泛化的用法，表現為無生物主語、不可操控的事態與說話者取向等。因此，慣常傾向與潛在屬性等動力情態也可能直接演變為認識情態。以潛在屬性為例，「矮凳子會徑死人」一句，「徑死人」雖然並非「矮凳子」的主要屬性，卻是其潛在屬性之一，「矮凳子」具有此潛在能力，故「徑死人」具有可能性，並非必然性，也不帶對將來的「預測」。就主語的潛在屬性而言，屬能力義的動力情態，就事態的可實現而言，則是認識情態。由此可見能力義與認識情態可以以「潛在屬性」為中間橋樑。

除了上述對於「會」語義演變路徑的差異外，本文還根據客語的語言事實，發掘了幾種目前對於「會」的語義較少討論到的用法，包括認識情態中不具「推測」義的兩種主觀用法：對事態主觀確認或肯定的「會+狀態動詞」與表主觀肯定的「會 V 得仔」，以及已經進入體貌範疇的「近將然體」。不具推測義的主觀用法是認識情態的進一步主觀化，「近將然體」則與認識情態用法時的將然性質有關。

綜合以上說明，本文對客語「會」情態語義及時體意義的演變路徑分析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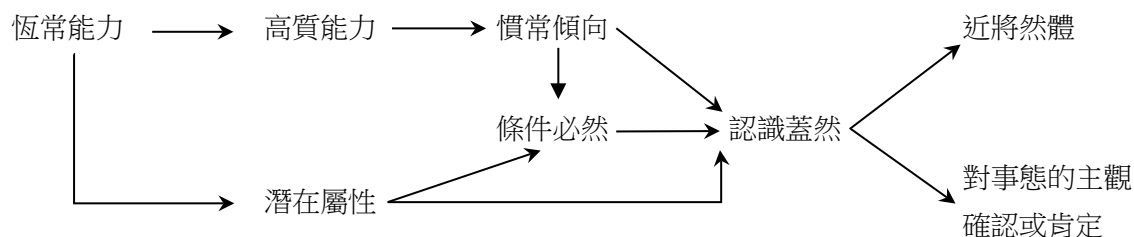


圖 2. 客語「會」的語義演變路徑

8. 結論

本文探討臺灣客語「會 (voi5/6)」的情態語義及體貌意義，將客語的情態語義分為「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動力情態—參與者外在」與「認識情態」三大類，體貌意義則為其他漢語方言「會」的用法中少見的「近將然體」。臺灣客語的「動力情態—參與者內在」包括恆常能力（含心智能力與有限的生理能力）、潛在屬性、高質能力及慣常傾向。決定能力義能否使用「會」的並不在心智與生理之別，而是能力的穩定與否，故合稱為恆常能力。高穩定能力的語義泛化，主語施事性降低，在潛在屬性和慣常傾向的用

法中達到動力情態的高峰，並進一步向參與者外在情態與認識情態發展。客語的參與者外在情態為包括慣常意義在內的條件必然，但並無條件可能或根源可能義。本文對於「會」的參與者內在的動力情態用法作了較前人細緻的分析，提出參與者內在情態中已有語義相當泛化的用法，具有演變為認識情態的條件。「動力情態——參與者外在」稱為「條件必然」，常用在一些描述自然規律、社會規則或事物習性的慣常句裡，也用在表示某個動作行為在過去或者現在反復出現，反映說話者基於觀察而作出的一種判斷，與「慣常範疇」(HABITUAL) 關係十分密切。

客語「會」認識情態的典型用法可以稱為認識蓋然，具將然性，其用法與現代漢語共通語及許多漢語方言相同，在肯定句中只能用於對未然的預測。認識蓋然在客語中還發展出一種主觀性更高的用法，在「會+狀態動詞」語境中表示對不滿意性狀的主觀確認或肯定，與「有+狀態動詞」表示對滿意性狀的確認或肯定形成互補。南四縣以外的客語還有一種「會V得」的用法，表達說話者的主觀觀點或態度，也屬認識情態的一種。「會+狀態動詞」與「會V得」不像典型的認識情態「會」具有推測義和將然性，甚至可用於對已然情境的主觀描述，是一種語法化和主觀化程度更高的用法。

「會」也發展出體貌意義。「近將然體」與認識蓋然關係密切，但認識蓋然排斥相當於「了2」的句末成分，而近將然體則傾向與之搭配。認識蓋然同時具有「推測」及「未然」兩項要素，近將然體在用以推測的前項條件隱而未顯時，表示未然事態的語意突顯出來，成為只帶將然義而不帶推測義的用法，進入體貌的範疇。

本文在前人基礎上以客語語料修正「會」的語義演變路徑，提出慣常傾向及潛在屬性由能力義語法化為認識情態上的關鍵地位，並解釋能力義與「會」的情態特點之間的關係。透過本文對「會」用法的爬梳整理，我們也發現了尚待深入挖掘的研究課題，例如，在「會」的現在慣常用法和「會+狀態動詞」表示主觀確認和肯定的用法中，可以見到客語「會」和「有」具有特殊的平行或互補關係。客語「有」的情態和體貌意義，以及它與「會」的平行或互補關係是如何形成，都有待未來結合跨方言/語言的比較進行深入研究。

謝辭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臺灣客語的情態系統研究」(MOST 111-2410-H-001-018-)的研究成果之一，部分內容曾於「2021 年全球客家研究聯盟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客家研究的比較視野：回顧與展望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HAS 2021—Comparative Hakka Stud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上宣讀。本文寫作期間，承蒙胡伶憶、范里、徐汎平、楊世玲、蒲有任、鄭玉華、盧士盟、謝杰雄等母語人士提供語料諮詢，特此深致謝忱；投稿後亦承蒙匿名審查人的建議和指正，獲益良多。當然，本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之處，責在作者。

〈附錄〉本文客語用字對照表（依筆劃順序排列）

客語用字	讀音/四縣/海陸	釋義
乜	me5	也
力頭	lit8 theu2	力道、氣力
个	ke5/kai5	結構助詞，相當於「的」
今晡日	kim1 pu1 ŋit7	今天
天光	thien1 koŋ1	天亮
毋	m2	否定詞，相當於「不」
毋使	m2 si3	不用
毋係	m2 he5	不是
水竇	sui3 teu5/ɸui teu5	水中
出竇	tshut7 teu5/tɸhut7 teu5	離開巢穴
包尾	pau1 mi1/pau1 mui1	最後、殿後
平大	phiaŋ2 thai6	一樣大、大小相同
平平	phiŋ2 phiŋ2	都是、一樣
打	ta3	植物結果實
正	tsaŋ5/tɕaŋ5	才
生鹵	saŋ1 lu1	長鐵鏽
目珠	muk7 tsu1/muk7 tɕu1	眼睛

續上表

仰	ioŋ3	怎麼
企	khi1	站、站立
共樣	khiuŋ6 ioŋ6/khiuŋ6 ʒoŋ6	相同、一樣
𠵿	maŋ2	否定副詞，置於句末表疑問，相當於「了嗎」
合落去	hap8 lok8 hi5	閉上、閤上（眼睛）
有兜	iu1 teu1/ʒiu1 teu1	有些
自家	tshit7 ka1	自己
佇	ti5	介詞，相當於「在」
佢	ki2	人稱代詞，相當於「他」
冷忒	laŋ1 thet7	冷掉
沒	mut8	潛水、沉入水裡
定定	thin6 thin6	而已
定動	thin1 thuŋ1	移動，事物改變原來位置或脫離靜止狀態
延	ien2/ʒan2	昆蟲毒液灼傷
怕	pha5	應該
泅	tshiu2	游泳
炊	tshoi1/tjhoi1	蒸（煮）
𠵿	（四縣）pi3	「分佢」的合音詞，相當於「給他」
砵	khit8、khut8	堅固紮實的塊狀物
長薯仔	tsoŋ3 su2 e3/tfoŋ5 ʒiu2 er2	青春痘
阿姆	a1 me1/a6 me1	母親
咧	le1	句末助詞，相當於「了」
屋簷鳥	vuk7 iam2 tia1 / vok7 ʒam2 tia1	麻雀
昨晡暗	tsho1 pu1 am5	昨天晚上
柑仔	kam1 e3/kam1 er1	橘仔

續上表

流掠	liu2 liak8	言語流利、動作俐落
虐毛蟲/弄毛蟲	(四縣) ŋiok7 mo1 tshuŋ2 (海陸) nuŋ5 mo1 tshuŋ2	毛毛蟲
食	sit8/ʃit8	吃、喝
俅仔	lai5 e3/lai5 er1	兒子
徑	kaŋ5	行動時，被東西阻擋或絆倒
恁	an3	副詞，相當於「這麼」
時節	si2 tsiet7/ʃi2 tsiet7	時候
砸礮	tsap7 tsen5	強壯、健壯
做得	tso5 tet7	可以
做麼个/仰仔	tso5 ma3 ke5/tso5 ma3 kai5 (四縣) ŋion3 e3	為什麼
兜仔	(四縣) teu1 e3	一些、一點
強強	khion2 khion2	差一點、快要
恹	thiam3	累、疲憊
捩	lit7	使勁旋轉物體
淨俐	tshiaŋ6 li6	乾淨、清潔
淨淨	tshiaŋ6 tshiaŋ6	光光、一點也不剩
焗	khiuk7	蒸製(酒)
略略仔	liok8 liok8 e3/liok8 liok8 er1	一點點、稍微
販仔屋	fan5 e3 vuk7/fan5 er1 vuk7	建築工程完成後並取得使用執照，但在三年內並未轉手買賣的房屋。
逐	tak7	每一
逐擺	tak7 pai3	每一次
這兜	ia3 teu1/lia3 teu1	這裡
敲	lut7	脫落
敲皮	lut7 phi2	脫皮
厥	kia1	他的

續上表

厥爸	kia1 pa1	他的父親
寒著/冷著	hon2 to3/laŋ1 to3	感冒
敢係	kam3 he5	反詰的語氣詞，即難不成的意思。
無	mo2	否定副詞，置於句末表疑問，相當於「嗎」
發粿	fat7 pan3	發糕
跔	then2	跟著、跟隨
間房	kien1 foŋ2	房間
當	toŋ1	副詞，相當於「很」
該	ke5/kai1	指示代名詞，相當於「那」
匾匾	pit7 pit7	物體表面有刮傷或裂痕
摻	lau1	連詞，相當於「和」
歌仔	ko1 e3/ko1 er1	歌
麼人	ma3 ŋin2	誰、什麼人
慶	khiaŋ5	能幹、厲害
樣般	ŋioŋ3 pan1	怎樣、如何
踣	poi3	扭到
靚	tsiaŋ1	漂亮、美麗
儕	sa2	人、計算人的單位
噉	kieu5/kiau5	哭
橫捌	(四縣) vaŋ5 to3	跌倒，直立的物體倒下去
錫	siaŋ2/sia2	招致、吸引
斷	ton3	截斷
歸	kui1	全部
瀉走	sia5 tseu3	逃跑、逃走
轉夜	tson3 ia6/tʃon3 ʒa6	傍晚回家、日落而息
齁齁衰	ho5 ho5 kun3	狀聲詞，形容打呼的聲音
偌兜	ŋai2 teu1	我們

參考文獻

- Bybee, Joan.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ybee, Joan &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80[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國話的文法.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ranslation of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lated by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 Chappell, Hilary & Lamarre, Christine. 2005. *A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Cheng, Ying (鄭榮). 2003. 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al comparison 從方言比較看情態詞的歷史演變.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臺灣語文研究 1(1). 109–145.
- Endo, Masahiro (遠藤雅裕). 2018. The modality marker “voi33” in Taiwanese Hailu Hakka 論臺灣海陸客語的情態標記「會」.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 Oceania* 10. 44–66.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1. The semantic map of possibility modality based on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Chinese dialects 以漢語方言為本的能性情態語義地圖.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ssays on Linguistics*,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Essays on linguistics* 語言學論叢, vol. 43, 55–10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6.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mantic-development path of the modal verb *hui* (會) with crosslinguistic and dialectal evidence 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基於跨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7(2). 195–233.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0. *A study of Chinese modals via semantic map* 漢語情態詞的語義地圖研究.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u, Shuling (傅書靈) & Zhu, Jianjun (祝建軍). 2004. A new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auxiliary verb “hui” 助動詞「會」的起源新探. *Yantai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3). 357–360.

- Hashimoto, Mantaro J.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 Gengyong (何耿鏞). 1993. *Kejia fangyan yufa yanjiu*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Hsu, Ting-Ting Christina (許婷婷). 2013. *Subjectifi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eontic modal verbs TIOH8, AI3, and E7 in Southern Min* 主觀化與義務情態動詞的形成：以閩南語「著」、「愛」、「會」為例.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Huang, Yuzheng (黃育正). 2007. *A study of the modal verb E and its extended compound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台灣閩南語情態動詞「會」及其衍生複合詞研究. Hsinch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 Iljic, Robert. 1985. HUI: Propriété virtuelle et modalité du déductibl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4(2). 217–230.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7. A study of the semantic chang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uxiliaries “jie (解)”, “hui (會)” and “shi (識)” 從助動詞「解」、「會」、「識」的形成看語義的演變.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17(1). 2–10.
- Kuo, Wei-Ju (郭維茹). 2014. Taiwan Minnanyu jige nengxing qingtaici de hudong 臺灣閩南語幾個能性情態詞的互動. In He, Zhihua (何志華)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eds.), *Chengji yu tuoxin: Hanyu yuyan wenzixue yanjiu (xiace)* 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 (下冊), 258–27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Kuteva, Tania & Heine, Bernd & Hong, Bo & Long, Haiping & Narrog, Heiko & Rhee, Seongha.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3. Shilun weici de yuyi tezheng he yufahua de guanxi 試論謂詞的語義特徵和語法化的關係. In Wu, Fuxiang (吳福祥) & Hong, Bo (洪波)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vol. 1, 22–4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7. Hanyu li biao zhu guanchang dongzuo de xingshi 漢語裡標注慣常動作的形式. In Zhang, Li (張黎) & Furukawa, Yutaka (古川裕) & Ren, Ying (任鷹) & Shimoji, Sachiko (下地早智子) (eds.), *Riben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lunwenxuan* 日本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選, 101–124.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13. Negative patterns of modal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台灣閩南語情態詞的否定類型探索.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4(2). 213–239.
- Liu, Hsiao-mei (劉小梅). 1997. *Guo Min Keyu de dongtai wenfa tixi ji dongtaici de shangjia dongmao yuyi* 國閩客語的動態文法體系及動態詞的上加動貌語意.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 Liu, Ying-Hsang (劉英享). 2000. *A study of Tungshih Hakka modalit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rammaticalization of Oi and Voi* 東勢客家話情態詞研究：並以「愛」與「會」為例談語法化.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u, Yuehua (劉月華) & Pan, Wenyu (潘文娛) & Gu, Wei (故韓). 2001.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zengdingben)*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rank Robert. 1990[1979].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2nd edn. London: Longman.
- Palmer, Frank Robert. 2001[1986].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ng, Lizhen (彭利貞). 2007. *Xiandai Hanyu qingtai yanjiu* 現代漢語情態研究.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Lun “you” ziju 論「有」字句.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996(1). 28–33.
- Tanako, Tomoko (田中智子). 2011. Meinong Kejiahua xunwen liyou de yiwenju he zhudongci (“yao”, “hui”) de hudong 美濃客家話詢問理由的疑問句和助動詞（「要」，「會」）的互動. In Eom, Ik-sang (嚴翼相) (ed.), *Chinese dialects: Implications for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中國方言中的語言學與文化意蘊, 367–378. Seoul: Hanguo Wenhua she.
- Tang, Tin-chi (湯廷池). 1979. Zhudongci “hui” de liangzhong yongfa 助動詞「會」的兩種用法. In Tang, Ting-chi (湯廷池) (ed.), *Guoyu yufa yanjiu lunji* 國語語法研究論集, 1–6. Taipei: Student Book.

- Tiee, Henry Hung-Yeh. 1985. Modality in Chinese. In Kim, Nam-Kil & Tiee, Henry Hung-Yeh (eds.), *Studies i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4–96.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Tsai, Wei-Tien Dylan (蔡維天). 2010. On the syntax-semantics correspondences of Chinese modals 談漢語模態詞的分佈與詮釋之對應關係.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0(3). 208–221.
- Tsao, Feng-fu (曹逢甫) & Cheng, Ying (鄭縈). 1995. Tan Minnanyu “you” de wu zhong yongfa ji qijian de guanxi 談閩南語「有」的五種用法及其間的關係.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文研究 11. 155–167.
- Tsao, Feng-fu (曹逢甫). 1998. Taiwan Minnanyu zhong yu shimao youguan de yuci “you”, “ø” he “a” shixi 台灣閩南語中與時貌有關的語詞「有」、「ø」和「啊」試析.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清華學報 28(3). 299–334.
- Van der Auwera, Johan & Plungian, Vladimir A.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1). 79–124.
- Wang, Peng (王鵬) & Ma, Beijia (馬貝加). 2011. Zhudongci “hui” de qingtai fazhan 助動詞「會」的情態發展. *Xiandai Yuwen* 現代語文 2011(4). 63–66.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7. *Liancheng Kejiahua yufa yanjiu*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08. *Discourse modality of Mandarin Chinese* 現代漢語話語情態研究. Beijing: Kunlun Press.
- Xu, Zhaoquan (徐兆泉) (ed.). 2009. *Hakka dictionary of Taiwan* 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Yakhontov, Sergei E. (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Яхонтов, 雅洪托夫). 1958. *Hanyu de dongci fanchou* 漢語的動詞範疇.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2001. The forms and meaning of the word 「解」 JI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2(2). 261–297.
- Yu, Szu-I (于嗣宜). 2007. *Semantics of modal verbs in Chinese: A dialectal perspective* 漢語情態動詞語意研究：由方言比較入手.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Yue-Hashimoto, Anne.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網路資源

- Hakka Affairs Council (客家委員會). 2022. *Taiwan Hakka Corpus* 臺灣客語語料庫. (<https://corpus.hakka.gov.tw/>) (Accessed 2023-08-09.)
- Hakka E-Learning Center (哈客網路學院). 2018. *Keyu renzheng cihui ziliaoku* 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 (<https://elearning.hakka.gov.tw/hakka/dictionary>) (Accessed 2023-08-09.)
-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 *Taiwan Minnanyu changyongci cidian*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Accessed 2023-08-09.)

The modality and the aspectuality of the modal verb *voi* 5/6 會 in Taiwan Hakka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modality and the aspect meanings of the modal verb *voi* 5/6 會 in Taiwan Hakka. The modality of Hakka *voi* 5/6 會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dynamic modality-participant internals*, *participant-external modality*, and *epistemic modality*. (1) *Dynamic modality-participant internals* includes mental ability and limited physical ability, good-quality ability, and habitual tendency. (2) The *participant-external modality* is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that contains HABITUAL grams but not the objective possibility nor the root possibility. (3) *Epistemic modality* indicates a stronger judgment called epistemic probability. *Voi* 5/6 會 has also developed aspectual meanings, which include near-future aspect and affirmative aspect (used in an irrealis situation), the latter forming a complementary set of irrealis/realis aspectual meanings with *iul/rhiul* 有+VP. This essay refin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of *hui* 會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by using the Hakka corpus, suggesting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habitual tendency and potential property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pistemic modality,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ility meaning of *voi* 5/6 會 and its modality features.

Keywords: *voi* 5/6 會, Hakka, dynamic modality, epistemic modality, irrealis

Author's address

Min-hua Chi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oa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9

Taiwan (R.O.C.)

mhchiang@sinica.edu.tw